

目 录

自序	费德里科·马约尔	5
读《马约尔诗选》	辜正坤	8
正文		1
译后记		151

我梦见
成千上万的教师
鱼贯而过……

我们要进行的战争
是另一种战争：
要援助
由于吸毒
或嗜酒
而受害的人，
援助残疾者，
儿童，
孤苦无依者，
援助
饮弹者，
被陈规陋习
和遗忘伤害者，
援助年老的人……

我梦见的
是另外一种战士，
强壮，所向披靡，
手持另一种武器
向着另一种目标……

(在这群人
经过的同时亿万文盲
正活着、死去)。

为 Sujata 和 Ananda Guruge 而作

1980 年 7 月 14 日

于巴黎

(辜正坤译)

享受你生命的
每一分钟
仿佛你立刻就会
失去它，
仿佛你会颤抖，
当直面勇者的伟大教训：
他们能
理智地
度尽
最后一滴残生
或抵制
邪恶，
苦难
与无知。

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发见
事物的本质，
幸福和希望

之清泉，
而不是在各种会议上
听有钱人
奢谈穷人问题
男人们的问题
妇女现状
成人现状
或青年行为等等……

享受每一分钟，
那么在你朝着夕阳
举步之际，
每一分钟
将变得更长、更深……

这是多么的美妙呵
当我们面对
沉默与
空虚
日益迫近之
地平线，
我们生存，
观看，
大笑，
且大叫。

一切将一如即往
地进行。
然而，
这是为何？
这是在哪？

1982年7月
(李正坤译)

你 童稚的双眼
曾目睹
战争
暴力
和饥饿
的恐怖……

你的双眼曾目睹
伤口
鲜血
仇恨
与
残忍。

你 童稚的双眼
只目睹过
冷漠
与愤怒的闪光

活下去，贝鲁特的孩子，
有一天
你将会看见
伟大的光明
潜伏在
人的皮肤之下。

为处于一切战争中的一切儿童而作

1984年2月25日

(郭正坤译)

万物有始

在我们每一个人
灵魂的无尽深处
有着它们的位置
在这深不可测的
亲密的处所，
可见物被铸造
且成长向上
其中各种思想
诞生出来并存在下去

这是这样一个地方
其中形成的是
最高尚的，不朽的
最短暂、邪恶与可憎
的意念。

一切来于内部
与外部环境不相干，

与条件背景不相干，
与吼叫、人声、欢呼
与快乐或忧愁不相干。
每一个人自身
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984年10月30日
于柏林
(李正坤译)

宛如台伯河蜷缩在迷雾中
一切成形
看不见
年幼者，火一般的精力
使地上的枯树
充满勃勃生机。

河床必须注满和流淌河水，
以滋润枯干的地表、城市
焦渴的双唇
以及麻木的皮肤。

一切都在等待，摸索着
一个突发的变化
形成粗暴的太阳，
荒芜的惰性，
静止的河水，
摸索着那一缕挑战的微风
开始吹拂
并打断我们每一个人：

摸索想象力
好找到新的方式
显示出
深藏的灵感；
直到人之精神
苏醒
周游
并掩盖住
大地；
摸索意义信息
好达到最遥远的角落
好吹进最遥远的耳鼓……

从这个隐蔽的处所
我呼喊和平而不是战争
我想要很快地看到有一天
这一力量已经成形
……肥沃的台伯河
突然显现！

为 *Matilde* 和 *Juan A. Carrillo* 而作
1985 年 1 月 21 日
于罗马，梵蒂冈
(赵宏译 崔正坤校)

……我死如闪电飞逝……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命 运击倒了你

当你正值

英年

扶摇直上

鹏程万里

难以置信的不公

可怕的怀才不遇者！

今日，在一位陌生的

青年男子

胸中

跳荡着你二十岁的

女性的心脏

生命渗出，流经两个

互不相识的人

全靠了
你的死——
如此突然
早到，不合时宜

我们不能想象
你的可爱
堪与大地融为一体
永远地，我们将带着你
 离开你栖身其内的
 尚未最后闭合的
 孤坟
我们会使你重生
你的英魂将长在记忆与梦想的
 无边的空漠！

为 *Maria del Carmen* 而作
1985年5月31日
于马德里
(辜正坤译)

不要打断这宁静
这苍海、长空的
 声音
这星光的闪烁
却正对卑微者
讲述
含义丰富的语言
用的是不太适当的
过分夸张的
呻吟。
倾听吧，
这是风
与夜的
永恒的
新消息。

1985年8月22日
于萨洛夫雷纳
(奉正坤译)

不要带着你的最暗淡的灯儿
来
当有这么多的光明
过滤自
黑夜
和无边的
海洋。

1985年8月23日

于萨洛夫雷纳

(李正坤译)

我所见者全属于我，
我所未见者半属于我。

——阿拉伯谚语

倘有人问起
我的身世
我将回答，我来自
整个宇宙
来自这滚滚溪流
来自这纵横
的经纬线构成的
织品，
来自这混血家族，
如此伟大，多产
而又短暂。